東洋學 第85輯(2021年 10月) 檀國大學校 東洋學研究院

明臣朱之蕃的朝鮮留墨考 – 以丙午使行為中心

王 亞 楠*

▌摘 要▐

1606年2月明神宗命翰林修撰朱之蕃, 禮科左給事梁有年為正・副使出使朝鮮. 此次使行中, 朱之蕃與李好閔・柳根・許筠等眾多朝鮮文人以文結緣, 賦詩贈答. 作為朝鮮留墨最多的使臣, 朱之蕃與朝鮮文人的書藝交流在兩國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朱之蕃與館伴李好閔交遊過程中, 為「彰賜亭」題額, 並將自己攜帶入朝鮮的親書小楷刻帖當作慰問禮物相贈. 在現存的文獻記錄中, 朱之蕃是朝鮮留墨最為豐富的明清使臣. 這主要體現在文獻記錄龐大, 留墨形式多樣, 書藝詩文共傳三個方面. 即朱之蕃的題額・刻石往往與詩文唱酬相結合, 或是通過後人的題詩而流傳, 書藝・詩文相得益彰, 可謂'書因詩傳, 詩以書顯'. 這種書・文相結合的多元文化交流方式作為'書藝外交'的典範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史意義.

最後, 朱之蕃的朝鮮留墨充分反映中國文人於名山勝地命名題額的文化傳統, 其題額・題石賦予建築(石壁)文化屬性和人文信息, 構築成為朝・中文人詩文唱酬的文化交流空間. 此外, 朱之蕃的朝鮮留墨在政治外交層面也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書者將題額・題石化作外交手段, 通過題額的摸刻・刊行表明使行中自身的政治立場, 傳遞所代表國家的政治主張, 即所謂的'書藝外交'.

[關鍵詞] 朱之蕃, 丙午使行, 書藝外交, 扁額, 文化交流

| 목 차 |

Ⅰ. 緒 論
Ⅱ. 丙午使行朱之蕃的書藝交流
Ⅲ. 丙午使行朱之蕃的朝鮮留墨
Ⅳ. 朱之蕃朝鮮留墨的意義
Ⅴ. 餘 論

* 高麗大學校 國際韓國語言文化研究所 / yanan880108@gmail.co

Ⅰ. 緖 論

朱之蕃(1575~1624), 字元介(又元价), 號蘭嵎, 先祖世居茌平, 後附南京锦衣卫籍. 1595年中進士狀元, 授翰林院修撰, 歷官諭德・少詹事, 進爲禮部侍郎. 善詩文, 工書畫, 選編『盛明百家詩選』・『中堂十二家詩』, 訓點『新鍥翰林三狀元会選二十九子品彙釈評』, 評點『詩法要標』.

文獻資料中關於朱之蕃生平記錄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便是其1606年的朝鮮使行. 1605年11月14日, 明神宗皇長孫朱由校出生, 1606年2月明神宗命翰林修撰朱之蕃, 禮科左給事梁有年為正・副使出使朝鮮.[1] 此次使行中, 朱之蕃與李好閔・柳根・許筠等眾多朝鮮文人以文結緣, 賦詩贈答, 並且將朝鮮詩人許蘭學軒的詩集帶回明朝進行刊刻, 為17世紀朝鮮詩文在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 此外, 朱之蕃在此次使行中將『世說新語刪補』・『玉堂釐正字義韻律海篇心鏡』・『篆訣歌』・『詩法要標』・『顧氏畫譜』等帶入朝鮮, 這些書籍的流入與傳播對朝鮮中後期文學・文字學・詩學, 乃至畫風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概言之, 朱之蕃為正使的丙午使行可謂一次成果頗豐的文化交流之行.

韓國學界對丙午使行的文化史意義極為重視, 김홍대最先探討了朱之蕃丙午使行與書畫交流, 考察了槐山霽月臺題石及練光亭題額的真偽.[2] 유미나從美術史的角度闡明了朱之蕃丙午使行中所帶來的「千古最盛帖」對於吳派畫風東傳的重要意義.[3] 신영주系統整理了丙午使行的經由及參與人員, 重點探討了此次使行中朱之蕃所編撰的『玉堂釐正字義韻律海篇心鏡』・『篆訣歌』 的流入和普及帶動了景維謙・金振興・許穆等朝鮮學者對篆書書體・筆法的研究熱潮, 以此為契機朝鮮湧現出了『篆海心鏡』・『篆韻便覽』 等多部篆書著作, 極大促進了17世紀朝鮮篆書的發展.[4] 노경희聚焦於17世紀初文臣出身的明朝使臣的朝鮮使行活動, 對1606年朱之蕃・梁有年丙午使行的文化背景及交流方式進行了梳理.[5] 정생화從文學史的角度著重研究了朱之蕃與許筠・李延龜等朝鮮文人的文學交流及朱之蕃對朝鮮詩學・歷史・文化的認識態度, 高度評價了在韓・中文化交流史上朱之蕃使行的重要意義.[6] 하영삼首次整理了朝鮮刊刻的 『玉堂釐正字義韻律海篇心鏡』 的書誌信息和館藏情況, 發掘了朱之蕃所編著的這一字書的傳入在17世紀韓・中文字學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7] 하영휘和주소현從口碑傳說的角度對玉溜泉刻石和望慕堂・豐沛之館・永思亭的扁額考察研究, 分析了以扁額・刻石為支點所構築的'朱太史傳說'的形成過程和流傳軌跡.[8] 此外, 김한규・우림걸・왕보하・왕국량・류창진等學者以朱之蕃所著的『奉使朝鮮稿』・『東方和音』 為研究文本, 對其文學特徵・唱和形式所反映的國家認識・外交思想等問題進行了探討.[9]

---

1)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 卷418, "敕曰 : '玆朕皇孫誕生, 覃恩宇內, 念王世守東方, 恪修職貢, 宜加恩賚, 以答忠誠, 特遣翰林修撰朱之蕃, 禮科左給事梁有年, 充正副使捧齎詔諭, 並賜王及妃彩幣文錦, 至可受賜, 見朕優禮之意."
2) 김홍대, 「朱之蕃의 丙午使行(1606)과 그의 서화 연구」, 『온지논총』 11, 온지학회, 257~334頁, 2004.
3) 유미나, 「朝鮮 中期 吳派畫風의 전래」, 『미술사학연구』 245, 한국미술사학회, 73~116頁, 2005.
4) 신영주, 「朱之蕃의 조선 사행과 문예교류에 관한 일고」, 『한문학보』 16, 우리한문학회, 37~63頁, 2007.
5) 노경희, 「17세기초 문관출신 明使 接伴과 韓中 문학교류」, 『한국한문학연구』 42, 한국한문학회, 223~254頁, 2008.
6) 정생화, 「朱之蕃의 문학활동과 한중 문화 교류」, 서울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0.
7) 하영삼, 「117世紀初的中韓文字學交流 : 朝鮮版朱之蕃 ≪玉堂釐正字義韻律海篇心鏡≫ 簡介」, 『한자연구』 13, 경성대학교 한국한자연구, 41~74頁, 2015.
8) 하영휘・주소현, 「朱之蕃의 朝鮮使行과 朱太史 전설」, 『조선시대사학보』 81, 2017.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丙午使行中朱之蕃與朝鮮文人的文化交流不僅僅局限於詩文唱和，在書畫領域同樣交流頻繁. 朱之蕃將親自選輯的吳派畫帖 『千古最盛』 帶入朝鮮，誠邀柳根・許筠等朝鮮文人進行題跋，而此帖的畫法・所輯詩文等深受朝鮮文人喜愛，不斷被臨摹仿製. 在朝鮮期間，朱之蕃與李楨・李英胤・魚夢龍等畫家都有過交流.[10] 相較於繪畫交流，朱之蕃與朝鮮文人的書藝交流成果十分突出. 朱之蕃作為明清年間朝鮮留墨最多使臣，不僅留墨形式多樣，更為重要的是每處墨跡的背後都蘊含的豐富的人文信息，向我們展現了明朝使臣的'詩文外交'之外的獨具一格的'書藝外交'樣相.

雖然朱之蕃朝鮮留墨的數量龐大，記錄詳實，信息豐富，但是先行研究中大都將朱之蕃的朝鮮留墨大都作為朝中文化交流的附屬手段進行研究，沒有將留墨題額與詩文交流結合起來充分挖掘其所蘊含的人文信息，對於留墨的文獻記錄和傳存情況也缺乏較為系統全面的整理研究，書帖・碑刻等留墨類型鮮有考證，對於使行過程中留墨所輻射的文化交流網絡和其在文化交流史上意義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

衣若芬教授於2014年提出"文圖學"的概念，所謂'文圖學'(Text and Image Studies)就是研究'文本'和'圖像'的學術理論. '文圖學'中'文本'是人類記錄的方式和內容，包括聲音文本，文字文本，圖像文本等，而'圖像'則是以視覺方式所表現出的一切，包括圖畫，書畫，標誌，影像等等.[11] 本文研究對象中的'留墨'和'詩文'正適用於'文圖學'的研究方法.

因此，本文旨從朱之蕃朝鮮留墨的生成機緣・文獻記錄・鑒賞流傳・受容影響等角度考察其與朝鮮文人的書藝交流，系統整理文獻記錄中所載的墨跡，以'文圖學'的研究方法和文獻資料與實物考察相結合的方式，通過'朝鮮留墨'這一角度還原朱之蕃丙午使行期間的交遊軌跡和交遊網絡，試圖究明使行期間'書藝外交'的價值和意義.

Ⅱ. 丙午使行朱之蕃的書藝交流

根據 『奉使朝鮮稿』 的記錄，朱之蕃於1605年12月15日被任命為正使，次年2月16日自北京出發. 朝鮮方面，1605年12月28日朝鮮冬至使李尙信・鄭協馳啓宣祖，明神宗皇長孫朱由校出生，翰林院修撰朱之蕃・禮科左給事中梁有年受命於1606年2月出訪朝鮮.[12] 同時宣祖在1月1日任命"大提學柳根爲遠接使，禮曹判書李好閔爲館伴，根辟許筠・趙希逸・李志完爲從事",[13] 並且以金玄成為製述，白振南為書字，命譯官表憲・李海龍・朴仁祥・秦禮

9) 우림걸・왕보하, 「명나라 사신들의 조선 사행과 조선 문인들과의 교류: 龔用卿, 朱之蕃을 중심으로」, 『東方漢文學』 52, 2012.
王國良, 「한국 문집에서 나타나는 조선 관원과 명 사신 간의 창화(唱和) 작품 소고－申叔舟・成三問・蘇世讓・柳根 4인의 문집을 중심으로－」, 『민족문화연구』 61, 고려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원, 2013, 73~90頁.
류창진, 「16~17세기 중국의 대(對) 조선 사행록(使行錄)에 투영된 한・중 상호인식의 변용과 기억－공용경(龔用卿)의 ≪使朝鮮錄≫과 주지번(朱之蕃)의 ≪奉使朝鮮稿≫를 중심으로－」, 『중국인문과』 70, 중국인문학, 2018, 117~148頁.

10) 左江, 「許筠與明人的書畫交流」, 『域外漢籍研究』 16, 2018, 44~53頁.

11) 衣若芬, 「文圖學－동양 고전학 연구의 새로운 시각」, 『대동문화연구』 102, 성균관대학교 대동문화연구원, 2018, 9~40頁.

12) 『宣祖實錄』 卷194, 1605年 12月 28日條, "冬至使李尙信・鄭協馳啓: '十一月十四日, 皇太子第一子誕生, 頒詔天下, 而天使翰林院修撰朱之蕃・禮科左給事中梁有年, 已爲欽差, 當於明年二月初, 起身云事.'"

男・李雲祥・申繼燾, 吏文學館李再榮, 畫員李楨・李自寬等隨行迎接明朝使臣.[14]

1606年3月23日, 朱之蕃・梁有年一行度過鴨綠江, 首次與接遠使柳根和從事官許筠等見面,[15] 直至5月13日渡江返回, 以朱之蕃為正使的丙午使行共在朝鮮境內滯留三十九天. 值得稱道的是, 在丙午使行期間, 朱之蕃從未以'上使'自居, 待人接物皆是'慇懃慈悲'.[16] 正是因為朱之蕃崇佛慈悲的性格, 才使其在短短數月的使行期間與柳根・許筠・李好閔・韓浚謙等眾多朝鮮文人相交相識.

另一方面, 鑒於『丙午皇華集』中遠接使柳根與明朝使臣留有大量的詩文唱和, 從事官許筠在「丙午紀行」中對於使行的具體日程有詳細記錄, 所以學界大都以此二者為文本, 以柳根・許筠為基點對丙午使行中朱之蕃的文化交流進行研究. 但是, 如上所述, 丙午使行中朱之蕃的交遊活動不僅僅局限於題詩作序・書籍贈與・賞畫題跋. 作為朝鮮留墨最多的使臣, 朱之蕃與朝鮮文人的書藝交流在兩國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朱之蕃在義州時, 寫'壽福康寧'四字, 贈與柳根.[17] 與柳川 韓浚謙詩歌唱酬間書贈"柳川"二大字,[18] 贈與月沙李延龜諸多墨寶,[19] 在白振南的請託之下, 曾書'玉峯書室'・'玉洞煙霞'八大字及「武夷九曲詩」贈之.[20] 與朴明榑・李德馨等朝鮮文人交遊過程中也曾有題字書額. 雖然丙午使行期間朱之蕃與朝鮮文人之間的書藝交流十分頻繁, 但是與館伴李好閔的書藝交遊可謂最具代表性的.

李好閔(1553~1634), 字孝彦, 號五峯・南郭・睡窩. 1579年中進士, 1584年中別試文科乙科, 1585年擢為史官, 歷任應教・典翰等職, 1596年任參贊官, 1600年2月任冬至謝恩使出使明朝. 1602年任接遠使接待顧天埈・崔廷健一行, 並且在1606年任館伴接待朱之蕃・梁有年一行.[21] 與遠接使柳根和從事官許筠一樣, 丙午使行中館伴李好閔與朱之蕃也進行了詩文・書畫等多方面的文化交流.

首先, 丙午使行中明朝使臣與朝鮮文人的詩文唱酬集『丙午皇華集』中收錄了李好閔的詩作27首, 僅次於遠接使柳根.[22] 其中「次正使朱蘭嵎韻」・「次正使題畫韻二絶」・「次朱天使杏花村韻」・「次蘭嵎莫愁湖韻」・「次正使朱蘭嵎韻幷小序」・「次正使朱蘭嵎明倫堂韻」・「次正使觀漢城迎恩韻」・「次正使南別宮韻」・「次正使漢江韻」・「次正使題皆春亭韻」・「次正使蚕頭峯韻」・「郊院別席, 奉呈正使蘭翁大人」・「次正使漢江泛舟觀漁韻」・「再疊

13)『宣祖實錄(修正)』卷40, 1606年 1月 1日條.

14) 許筠,『惺所覆瓿稿』卷18,「丙午紀行」,"余及趙典籍希逸從金南窓以製述, 白進士振南以書字, 亦同譯官表憲・李海龍・朴仁祥・秦禮男・李雲祥・申繼燾, 吏文學官李再榮・楊萬世, 寫字官李海龍・宋孝男, 畫員李楨, 書員李自寬從行."

15) 許筠,『惺所覆瓿稿』卷18,「丙午紀行」,"二十三日兩使渡江使, 以下及方伯諸官迎于城外行禮, 少頃行見官禮. 夕行延慰宴, 下人之剽奪喧聒, 視顧,崔時無殊."

16)『宣祖實錄』卷202, 1606年 8月 6日條.

17)『宣祖實錄』卷202, 1606年 8月 6日條,"上曰:'書藝亦何如?' 根曰:'若致意書之, 則好矣. 至義州, 寫壽福康寧四字, 送于臣行, 大概有才者也.'"

18) 韓浚謙,『柳川遺稿』,「次朱正使題扇韻幷小序」,"漢江蠶頭兩高會, 實海外鰯生不曾圖之盛事, 重蒙辱惠詩篇, 幷揭留柳川二大字, 不勝感兢."

19) 李廷龜,『月沙集』卷11,「次正使詩扇韻」,"況蒙辱惠詩扇寶唾諸件墨妙, 拜賜以來, 如獲拱璧, 朝夕誦玩, 德音不昧."

20) 鄭澔,『丈巖集』卷17,「松湖白公墓碣銘幷序」,"丙午朱詔使之蕃之來, 館伴柳公根擧公爲白衣從事. 詔使文章書藝名天下, 討公筆蹟, 輒稱絶奇, 藏弆爲寶. 詔使亦寫玉峯書室・玉洞煙霞八大字及武夷九曲詩以贈之."

21)『宣祖實錄』卷147, 1602年 2月 21日條."傳于政院曰:'時任大臣及館伴・戶曹堂上命招.' 左議政金命元・戶曹判書韓應寅・館伴沈喜壽・戶曹參判申湜・戶曹參議崔鐵堅來啓曰:'臣等伏見遠接使李好閔狀啓及董忠密說之言…….'"

22) 王國良,「한국 문집에서 나타나는 조선 관원과 명 사신 간의 창화(唱和) 작품 소고－申叔舟・成三問・蘇世讓・柳根 4인의 문집을 중심으로－」,『민족문화연구』61, 고려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원, 2013, 81頁.

原韻, 寄呈正使」·「謝蘭嵎朱先生帖」等與正使朱之蕃的次韻之作多達17餘首, 足見二人之間文學交流的頻繁.

其次, 丙午使行中朱之蕃曾通過館伴李好閔尋找海東名家詩文, 以此契機得見白光勳與崔慶昌的詩作. 根據許筠的記錄, 丙午使行中朱之蕃對朝鮮的詩人及詩作十分關注. 曾於3月26日尋見許蘭雪軒的詩集, 28日命許筠詳書海東歷代詩歌名家, 30日見李牧隱詩, 終日吟咀. 4月1日敦促許筠繕寫朝鮮詩文. 4月6日朱之蕃達夜通讀後盛讚海東詩"響亮可貴".[23]

不僅如此, 在離開漢陽返回明朝的途中, 朱之蕃也曾通過李好閔尋見海東詩文. 這一內容通過白光勳的『玉峯別集』及崔慶昌的『孤竹遺稿』中收錄的當時與詩集一起呈上的小帖可以得到印證.

> 崔慶昌, 黃海道海州人, 字嘉運, 孤竹其號也. 才高氣豪, 風采動人. 少與白光勳遊青蓮李後白之門, 中戊辰科, 官至鍾城府使. 白光勳, 全羅道長興人, 字彰卿, 玉峯其號也. 筆法鍾王, 淸苦不第. 其亡也, 友人李好閔, 以文哭之曰, 郊寒未尉, 島窮非僧, 乃實跡也. 其子振南以名進士, 世其家聲. 宣廟朝丙午, 天使朱之蕃號杏村求見海東名家, 及得玉峯與孤竹詩稾, 擊節歎曰, 當歸梓江南, 以誇貴邦文物之盛. 當其時, 玉峯有此所呈.[24]

從這一記錄中可以確認, 使行中朱之蕃不僅向從事官許筠多次索求朝鮮詩文名作, 也曾通過李好閔求見海東名家, 李好閔呈上的正是崔慶昌和白光勳的詩集. 李好閔在詩集中附上小帖中簡略介紹了崔慶昌的字號·籍貫·生平以及與同遊青蓮李後白門下的緣分, 稱讚其"才高氣豪, 風采動人", 而對於摯友白光勳, 李好閔更是難掩痛惜之情, 以賈島·孟郊作比, 悲其"郊寒未尉, 島窮非僧". 心醉於李達「漫浪歌」的朱之蕃對同為'三唐詩人'崔·白的詩集評價極高, 擊節歎曰, "當歸梓江南. 以誇貴邦文物之盛."

在朱之蕃與李好閔的文化交流中, 書藝交流具有十分獨特的地位. 首先, 朱之蕃曾將親書刻帖贈與李好閔之子, 此帖作為丙午使行期間流入的唯一文獻記錄與實物並存的朱之蕃刻帖, 對於進一步考察丙午使行的朝中文人交流樣相及文化交流史意義都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其次, 朱之蕃曾親書'彰賜亭'·'睡窩書巢'等扁額贈與李好閔, 而李好閔極為珍視, 特別是得名於顧天埈而得書於朱之蕃的'彰賜亭', 先後有眾多朝鮮文人題詩作序, 即以朱之蕃題額的'彰賜亭'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交流空間, 為朝中文人交流提供了重要場所的同時也使交流形式由書藝交流上升為詩文交流. 接下來筆者將通過文獻記錄與實物考察相結合的方式詳細考察朱之蕃與李好閔的書藝交流樣相.

根據『宣祖實錄(修正)』的記錄, 朱之蕃一行於1606年4月10日進入漢陽, 隨即入住太平館, 館伴李好閔常伴左右.[25] 在太平館期間, 朱之蕃待人接物都十分親切, 得聞李好閔之子李景陸染病, 不僅親自診其症與之藥, 並且贈與多本刻帖以為禮物.

---

23) 許筠,『惺所覆瓿稿』卷18,「丙午紀行」, "初六日. 留開城. 宴散. 上使招余評本國人詩曰. 孤雲詩似粗弱. 李仁老, 洪侃最好矣. 李崇仁嗚呼島. 金宗直金剛日出. 魚無跡流民歎最好. 李達詩諸體. 酷似大復. 而家數不大也. 盧守愼強力宏蕃. 比弇州稍固執. 而五律深得杜法. 李穡諸詩. 皆不逮浮碧樓作也. 吾達夜燃燭看之. 貴國詩. 大槪響亮可貴矣. 因高詠李達漫浪歌. 擊節以賞."

24) 李好閔,「呈詔使朱杏村小帖」.

25)『宣祖實錄(修正)』卷40, 1606年 4月 1日條.

丙午歲朱太史之在館也, 子陸病, 從者以告太史公, 太史召陸入, 診其症而與之藥, 仍以陰印楷書若干本爲禮. 余惟陸之賤, 得太史所與, 顧非僭耶. 不可任其毁傷而慢之, 使書雲正李愼言, 釐爲兩貼而致敬焉. 諸本皆太史手自臨之倣之寫之而所刊布者. 噫! 太史好古之誠, 游藝之勤, 墨妙之工, 下賤之德, 其盛矣夫.[26]

在丙午使行結束後的五年, 李好閔在「題朱太史書貼後」一文中記錄了這段經歷. 1606年4月10日~20日, 朱之蕃到達漢城並停留在太平館, 其間李好閔作為館伴與之交往密切, 這一點通過朱之蕃對其子李景陸的關懷充分體現出來. 朱之蕃得知李景陸生病, 馬上召入詢問, 診症贈藥, 最後將自己攜帶入朝鮮的親書刻帖當作慰問禮物送與李景陸. 而李好閔顧念李景陸的庶子身份受此重禮有所僭越, 於是命書雲正李愼言將刻帖釐爲兩帖而致敬.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朱之蕃在使行途中, 雖然多有題扁留字, 但是親書刻帖的贈與記錄只有這一處, 並且其中一帖目前仍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正如李好閔所記錄的, 此帖為木板本陰刻小楷帖. 具體的版本信息為折帖裝, 規格為31.4cm×22.5cm, 共18面, 外封題'朱之蕃書蹟', 其內容包含 「千字文」·「破邪論序」·「蘭亭序」·「曹娥碑」·「九成宮醴泉銘」·「枯樹賦」·「洛神賦」·「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九種帖目, 由此推斷朱之蕃所贈的原帖的帖目大致在十八種左右. 此帖中收錄的大量小楷刻帖完整體現了朱之蕃小楷的高超水平, 故李好閔稱讚朱之蕃"好古之誠, 游藝之勤, 墨妙之工, 其盛矣". 事實上, 明清間, 使臣到訪朝鮮大都曾以贈字·題額·題扇等方式與朝鮮文人展開文化交流, 但是將自書的刻帖攜帶相贈的情況十分罕見, 朱之蕃將親書的小楷刻帖作為慰問之禮贈與李好閔之子李景陸, 不僅說明了其超越一般使臣的書藝造詣而且體現了朱之蕃的寬容慈悲·待人親切的性格特點及其與李好閔之間的深厚情誼.

精通書畫的朱之蕃的朝鮮留墨中數量最多的當屬匾額, 而「彰賜亭」可以稱為朱之蕃代表性的題匾, 因為其命名·題寫·流傳一脈相承, 以題匾為中心構築了朝中文人文化交流的網絡.

'彰賜亭'原名為'亦恩亭', 在1602年顧天峻·崔延健出訪朝鮮時, 顧天峻將此亭的名字改為'彰賜亭'. 關於此亭的

26) 李好閔, 『五峯集』 卷8, 「題朱太史書貼後」.

構築背景和改名緣由在『宣祖實錄』的故事中有詳細的記載.

> 故事：天使之至, 遠接使之有亭榭者, 必請詩若文, 以傳及之, 蓋無忘「角弓」, 封植美材之意, 而遂因爲例. 顧天峻之來也, 李好閔援舊例, 上帖于天使曰: "藩京東四十里許, 有水名南溪, 頗有林泉之勝. 戊戌歲, 謝恩朝京, 蒙欽賜賞銀, 奉以來歸, 語所親曰: '昔陸賈得南越金, 與諸子爲擊鮮之資. 是蠻國所贈, 不過爲飲啗資, 若陪臣所受於天子者, 則不可不圖示永久, 使子孫傳之.' 仍就買此地, 爲桑樹終老之所, 唯亭未成. 亭旣成, 當名之曰 '亦恩. ' 蓋東人一丘一壑之保, 皆出於皇恩, 而又賜之金, 而得買地起亭, 則亦恩也. 切念大人, 又皇上之使, 儻賜一語, 以賁草萊, 則亦一恩也."[27]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 明清使臣訪朝期間, 擔任遠接使・館伴等職務的朝鮮文人多向使臣請託亭榭的題額抑或詩文. 對於這一成例, 朝鮮文人慣以'無忘角弓, 封植美材'之意來解釋.[28] 李好閔於1600年隨謝恩使行出使明朝, 得明神宗欽賜賞銀, 買地豐壤, 築「亦恩亭」於其上, 認為"東人一丘一壑之保, 皆出於皇恩", 此為'一恩', "又賜之金, 得買地起亭", 則為'亦恩', "又皇上之使, 儻賜一語, 以賁草萊, 則亦一恩也."[29] 1602年, 李好閔在請明朝使臣顧天峻為亭題詩時, 顧天峻表示"旣受天子洪恩, 而以亦字名亭, 似非承尊之義", 故取"誇耀於鄉國"之意, 改'亦恩'為'彰賜'.[30]

在釐清'彰賜亭'的構築背景之後, 接下來將詳細考察丙午使行中朱之蕃的'彰賜亭'題額及在此基礎上交織構建的文化交流空間進行的詩文交流.

> 伏蒙辱賜題彰賜亭詩, 整冠歆誦, 颯若淸風生楮面, 曷勝感歎. 鯫生衰病劇矣, 朝暮當歸亭終老, 非惟未死之年, 諷詠德音. 卽冶金鐫石, 以爲鎭家之寶.[31]

根據『奉使朝鮮稿』的詩文可以確認, 朱之蕃一行11日在南別宮行下馬宴, 12日遊覽明倫堂及漢江等處. 11日, 朱之蕃作詩「觀漢城迎詔歡舞塞途紀之以詩」・「頒詔禮成」・「賢王宴集于南別宮」來記錄入城・頒詔・赴宴的盛況, 而為李好閔所作的七言律詩「彰賜亭, 為領中樞李五峯題」並附其後. 這一排列順序充分立證, 丙午使行中4月11日到達漢陽的下馬宴上, 朱之蕃收到李好閔「彰賜亭」的題額請託, 對此欣然應允, 而且附上親製七言律詩. 由此可以推斷「彰賜亭」是朱之蕃使行中最早題寫的個人扁額.

4月11日, 李好閔收到匾額和題詩之後十分感激, 當即次韻作詩的同時表示將"冶金鐫石", 以'彰賜亭'匾額爲'鎭

---

27) 『宣祖實錄』 卷153, 1602年 8月 17日條.

28) 晉韓宣子來聘, 公享之, 韓宣子賦角弓. 旣享, 燕於季氏, 有嘉樹焉, 宣子譽之. 武子曰: "宿敢不封植此樹, 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

29) 雖然實錄中記錄李好閔1598年出使明朝, 但是查閱相關的燕行記錄可以確認李好閔僅在1600年2月有過以謝恩正使的身份出使明朝的經歷, 並且在「月陰里契卷序」中也曾自述道"歲庚子, 以謝恩使朝京, 得賞金以還, 就買栗林桑田以益之, 始可廬而亭之, 卽顧太史所扁彰賜亭者是已." 由此可知, 1600年謝恩使李好閔出使明朝, 回國後以明神宗欽賜賞於楊洲豐壤買地築亭, 自命名為'亦恩亭'.

30) 崔岦, 『簡易集』 卷3, 「彰賜亭帖序」, "事故勞遠人則有而彰是賜也, 足以誇耀於鄉國, 物非賁丘園之爲, 而彰是賜也. 足爲蔀屋之容光, 緊上客學士爲先生易亭名, 而行人氏贊其當意者."

31) 李好閔, 『五峯集』 卷5, 「次正使朱蘭嵎韻幷小序」.

家之寶'. 雖然由於種種原因'彰賜亭'始終未能建成,[32] 而李好閔也未得"歸亭終老", 但是由朱之蕃題額的'彰賜亭'卻實實在在成就了朝・中文人詩文交流的機緣. 在1602年'亦恩亭'改為'彰賜亭'之後, 李好閔就曾請顧天峻・崔延健等使臣及黃廷彧・李山海・尹根壽・崔岦等朝鮮文人題詩作序, 在1606年得到朱之蕃親書的扁額和題詩之後, 更是有梁有年・熊化・柳根・李恒福・李德馨・李睟光・全湜・李廷龜・李安訥等中朝文人先後題詩作序, 最終在1620年李好閔將18年間'彰賜亭'詩文輯為三冊, 即「彰賜亭詩帖」.

> 五峯李相公以書及所有彰賜亭詩帖三冊抵余曰, 以吾亭而無君語可乎, 老夫病矣, 恐不能久, 急賡之. 使得不及泉而寓目焉.……況公之爲此, 必欲以當一室之晤言, 以自娛其岑寂耳. 而中朝數君子影響邈然, 不可得而再覿. 月汀以下諸公, 從頭數過, 皆已爲鬼錄. 其幸而存者, 又皆歐陽子所謂不老則病, 不然困於世路者. 開卷撫玩, 適足以愴然而傷和, 何有於自娛耶? 安用此爲耶? 公之待譴於郊外已五年矣, 而未嘗有幾微見言面. 蓋將廢之惟命, 遠之惟命, 浸假而爲蟲臂鼠肝亦惟命, 公之於身, 固已泊然而忘之矣, 獨不能忘於詩耶.[33]

李好閔將詩帖寄給好友鄭經世(1563~1633), 信中寫道自己身染重病, 恐不能久, 懇請鄭經世為此詩帖作序. 這雖為請託之辭, 但也從另一側面可以看出郊外待罪5年之久, 李好閔的心境早已泊然至此. 即便如是, 獨不能忘於朝・中文人對於「彰賜亭」的題詩. 因為此亭的命名由明使顧天峻而改, 扁額由朱之蕃親書, 「彰賜亭」這一文化交流空間不僅見證了李好閔與顧天峻・崔延健・朱之蕃・梁有年・熊化等明朝使臣的交遊經歷和深厚情誼, 更是承載了自身曾經輝煌的外交生涯和寄託了對中朝君子及摯友親朋的懷念.

李好閔在1606年1月1日被任命為館伴, 接待朱之蕃・梁有年一行. 朱之蕃與李好閔雖然僅僅相交十日, 但是交遊過程中題額・贈帖等特別的交流方式意義重大. 4月11日朱之蕃一行進入漢陽的下馬宴上與李好閔相識, 李好閔請其為彰賜亭題額, 朱之蕃欣然題額作詩相贈. 「彰賜亭」作為丙午使行中朱之蕃最早題寫的個人扁額見證了李好閔與明朝使臣的交遊經歷和深厚情誼. 此外, 在朱之蕃停留在太平館期間得知李好閔之子李景陸生病, 將自己攜帶入朝鮮的親書刻帖當作慰問禮物送與李景陸. 這一舉動體現了朱之蕃與李好閔建立的深厚友情, 同時在朱之蕃刻帖不傳的情況下, 此帖對於考察朱之蕃小楷的藝術特徵有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Ⅲ. 丙午使行朱之蕃的朝鮮留墨

關於朱之蕃的書藝(書畫)的評價在朝・中文獻記錄中並不多見, 大都集中於『御定佩文齋書畫譜』, 此書中引用『畫史會要』・『江寧府志』的評述稱朱之蕃"善畫山水花卉, 所摹古人有南宮奪真之妙". 而對於朱之蕃的書藝師承

32) 李好閔,『五峯集』卷7,「月陰里契卷序」,"歲庚子以謝恩使朝京, 得賞金以還, 就買栗林桑田以益之……雖亭廬未成, 而心神已注於其中."

33) 鄭經世,『愚伏集』卷15,「書彰賜亭詩帖後」.

和風格也是引用了『江寧府志』的評鑒, "眞行師趙魏公, 間出入顔魯公與文徵仲, 日可萬字, 運筆若飛, 小則蠅頭, 大則徑尺, 咄嗟而辦."[34] 由此可知, 朱之蕃真書・行書大致師承趙孟頫, 並且大字・小楷都十分擅長, 其大字楷書受到顔真卿的影響而小字行・楷中帶有文徵明書法的印記.

在丙午使行中, 朱之蕃或受朝鮮使臣所托題寫扁額, 或以題字・書額酬贈朋友, 抑或是受王命親書. 據筆者確認, 在現存的文獻記錄中, 朱之蕃是朝鮮留墨最為豐富的明清使臣. 這主要體現在一下三點：首先, 文獻記錄龐大. 根據韓國古典綜合DB和『皇華集』・『奉使朝鮮稿』等詩集的檢索可以確認, 丙午使行中朱之蕃在朝鮮留下的墨蹟有五十餘種. 這一數據不僅在出使朝鮮的明清使臣中首屈一指, 縱使放眼朝鮮書壇也是名列前茅. 其次, 留墨形式多樣. 一般使臣墨蹟多以書帖的方式留存, 而朱之蕃留墨包含扁額・刻石・書帖・碑刻等多種形式, 為充分了解朱之蕃的書藝風格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最後, 書藝詩文共傳. 從文獻記錄中不難發現, 朱之蕃的題額・刻石往往與詩文唱酬相結合, 或是通過後人的題詩而流傳, 書藝・詩文相得益彰, 可謂'書因詩傳, 詩以書顯'. 這種書・文相結合的多元文化交流方式作為'書藝外交'的典範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史意義.

目前學界雖然對於朱之蕃的朝鮮留墨的先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是仍然存有諸多問題需要系統深入的探討. 鑒於朱之蕃留墨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史意義, 筆者將通過文獻記錄與留存實物相結合的方式, 詳實考察丙午使行期間朱之蕃地留墨類型・傳存情況的基礎上, 探討其通過墨蹟所建立的人際交往網絡及在朝・中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義.

如附錄朱之蕃朝鮮留墨記錄一覽表所示, 目前文獻中關於丙午使行朱之蕃的留墨的直接記錄共54處, 傳存至今的有16件,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皆春亭」扁額和「望慕堂」扁額, 這兩處扁額雖然沒有直接文獻記載, 但是通過其拓本・實物的鈐印和落款都可以證明確為丙午使行中朱之蕃親題. 按照文獻記載中的留墨形式可以將其分為書帖・扁額・刻石・碑刻四種類型.[35] 其中扁額的文獻記錄和留存數量都是最多, 而書帖・刻石・碑刻的文獻記錄數量大致相同. 關於朱之蕃朝鮮留墨的先行研究大多集中於扁額・刻石, 但系統整理可以發現丙午使行期間朱之蕃親書詩帖墨蹟和碑石題字的經歷在文獻中也多有記錄, 這兩類留墨對於深入考察朱之蕃的書藝特徵和交際網絡都具有寶貴的價值. 接下來將以文獻記錄為基礎, 考察朱之蕃朝鮮留墨中的部分爭議存疑, 分析書藝外交的意義及具體展開方式, 探討以留墨為媒介所構築的文化交流網絡的輻射性和延展性.

1. 扁額

鑒於書寫的便宜性和實用性, 朱之蕃朝鮮留墨中扁額的數量最多, 文獻記錄有30處, 以實物・拓本等形式傳存至今的有11件. 扁額所適用的場所十分多樣, 最為常見的是書齋・別墅的題額, 此外還有應朝鮮王室之命所題「明倫堂」・「文會書院」以及自命名題寫的「山雨樓」・「皆春亭」・「錦香亭」・「小蓬壺」・「飛雲仙舫」等扁額. 朱之蕃題額中扁額實物留存有「湖山勝集」・「望慕堂」・「迎恩門」・「文成公廟」・「豐沛之館」・「明倫堂」・「永思亭」等7

34) 臺灣商務印書館 編,『文淵閣御定四庫全書』(影印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0820冊 0735b頁.

35) 雖然本文在第二章論及朱之蕃曾贈與李景陸自書刻帖, 但是據筆者所考, 丙午使行中朱之蕃所留刻帖僅此一例, 因此此處不將刻帖作為單獨的留墨形式進行討論.

處. 目前,「湖山勝集」保存於槐山孤山亭,「望慕堂」位於益山王宮面光巖里,「迎恩門」藏於韓國國立古宮博物館(창덕 20682),「文成公廟」存於榮州紹修書院,「豐沛之館」保存於全州客舍,「明倫堂」存於首爾成均館大學校,「永思亭」藏於順興安氏思齋堂宗中, 其中現存的「望慕堂」扁額上有"朱之蕃書"的落款和"朱之蕃印"・"乙未狀元"的鈐印, 但是沒有具體的文獻記載. 此外, 拓本共傳存4件. 「皆春亭」的拓本(BC 古朝 82-156)和「湖山勝集」的拓本(동원 3704)保存在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壯節完猷」的拓本(奎 9998)存於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中,「第一江山」的拓本(S11 04 4275)收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中. 此外, 練光亭所懸的「第一江山」爭議最多, 全州客舍處的「豐沛之館」傳聞已久卻沒有文獻記錄和落款・鈐印予以佐證.

結合丙午使行的路程記錄可以發現, 朱之蕃自3月24日渡江以來, 便醉心於東國的秀美河山, 處處題字留墨. 3月27日, 登大定江控江亭, 朱之蕃詠道"虛亭坐俯依山麓, 千騎待渡軒轅停", 親題扁額「控江亭」; 3月28日, 入住肅寧館, 見荷池前有亭未名, 親書「錦香亭」, 並題七絕二首, 又將荷池上的「菡萏亭」改為「小蓬壺」; 4月1日, 手書「生陽館」扁額, 途經黃州, 登太虛樓, 親書扁額, 並將昇仙樓改書為「月波樓」. 4月2日, 朱之蕃與遠接使柳根乘船同遊大同江時, 命名畫船並題額「飛雲仙舫」, 手書「劍水館」扁額, 並且為了答謝沿路供給的鳳山守申鑑, 題額「枕雲亭」三字贈之.

在進入漢陽之後, 朱之蕃的題額除了對海東錦繡河山歎賞, 更多的是受人請託抑或奉命題寫. 4月9日, 朱之蕃一行入住太平館, 而其"筆法甚妙, 途中揮灑, 不以爲憚"的名聲已經為朝鮮王室所了解, 於是右承旨宋駿與遠接使柳根通書, 請書「明倫堂」扁額, 朱之蕃對此欣然應允, 隨即寫出, 並且宣祖盛讚朱之蕃所題扁額"書藝畢矣".[36] 4月11日, 朱之蕃在下馬宴上結識了館伴李好閔, 並受其所托為「彰賜亭」和「睡窩書巢」題額; 4月12日, 朱之蕃・梁有年與崔笠・柳根・李好閔・洪履祥・黃汝一等共登明倫堂, 作「十二日謁聖後登明倫堂, 廷見六館諸士」七律一首, 朝鮮文人紛紛次韻唱和; 4月14日遊覽狎鷗亭期間, 感於"心知魚樂人非我, 狎鷗何必我非鷗", 賦詩二首並為領議政柳永慶題寫「狎鷗亭」扁額; 朱之蕃一行駐留漢陽期間曾住在南別宮, 院中有樓, 據朱之蕃自述, "萬曆丙午孟夏中旬予奉使命延佇斯樓, 旦晚登眺, 山色照人, 雨後倍爽, 名以山雨, 見潤物之功, 仰同福澤覆露之感, 篤切東邦六爵, 並題二韻", 而且題寫了「山雨樓」扁額; 皆春亭與山雨樓一同位於南別宮內, 據稱皆春亭位於高處, 宮城之景盡收眼底, 正所謂"亭結山樹景坐收, 城闉民物見嬉遊", 故名之'皆春亭', 朱之蕃作詩記述命名緣由的同時題寫了「皆春亭」扁額. 雖然「皆春亭」扁額不存, 但是在『朱之藩筆蹟帖』收錄的「皆春亭」拓本中落款處明確書寫了"江左朱之蕃書"並附'之蕃'・'乙未狀元'的鈐印, 足以印證此扁額確為朱之蕃所書. 4月20日, 朱之蕃在餞別之時題寫了「迎恩門」和「慕華館」的扁額, 鄭重囑託柳根務必精揀刊刻. 此外, 由於宣祖御書的文會書院扁額焚毀於壬辰之亂, 朱之蕃來訪時奉朝鮮王室之命重書「文會書院」扁額, 並且朱之蕃在駐留漢陽期間也為結識的李德馨・朴明榑・尹根壽・趙廷堅等朝鮮文人題寫了「龍津別墅」・「知足堂」・「忠孝堂」等扁額. 之後, 5月1日, 朱之蕃在歸途中拜訪供奉兵部尚書石星等明朝將領的平壤武烈祠時題寫「壯猷完節」四字扁額, 並書楹聯一副.

從3月23日渡江入朝至5月2日回程, 遠接使柳根幾乎一直伴隨朱之蕃左右, 兩人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義州臨別之際, 柳根向朱之蕃展示自己心之所向的隱居之地'孤山', 請朱之蕃為圖題跋, 朱之蕃賦長歌兼致別意, 並且親書「湖

36)『宣祖實錄』卷198, 1606年 4月 9日條.

山勝集」扁額相贈. 目前此扁額仍懸掛於槐山孤山亭內, 落款處所題的“朱之蕃書為西坰詞丈”, 不僅明示了此扁的贈受關係, 更是丙午使行中二人深情厚誼的見證.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存於益山光巖里的「望慕堂」扁額上雖然有朱之蕃的落款和鈐印, 但是關於這一扁額沒有直接的文獻記錄, 僅僅在『瓢翁遺稿・季譜』中記錄過丙午年五十一歲的宋英耉欲棄官歸鄉, 恰逢朱之蕃自漢陽出.[37] 結合『丙午紀行』中記載丙午使行中擔任從事的許筠曾在朱之蕃・梁有年一行渡江而去的5月23日與朴曄・宋英耉乘船遊樂[38], 可以推斷朱之蕃在4月20日離開漢陽之後曾與前大同察訪宋英耉在大同江一帶有過會面交流, 很可能就是這次故人相見中, 宋英耉提及自己為追慕父親修築了‘望慕堂’, 請朱之蕃為之題額.[39]

2. 刻石

根據文獻記錄確認, 丙午使行中朱之蕃刻石有「蒼玉巖」・「集勝」・「砥柱」・「玉溜泉聽泉仙榻」・「隱屏」・「霽月臺」・「黃岡赤壁」・「第一溪山」等8處, 但是由於侵蝕磨損均無傳存. 其中, 「蒼玉巖」・「集勝」・「砥柱」三處刻石是4月19日朱之蕃遊覽漢江的蠶頭峯・仙遊峯時所題. 特別是朱之蕃遊覽蠶頭峯時, 驚歎於“鶴背仙曹控玉虬, 委來遺蛻積林丘”的蒼崖之景, 即書「蒼玉巖」三大字.

> 都承旨尹昉啓曰: “兩使到蠶頭賞玩, 少頃卽迎臣等入. 臣行揖禮後, 卽呈御帖, 兩使稱謝曰: ‘多拜上.’ 繼呈禮單物膳, 則兩使曰: ‘俺等昨日, 以國王盛禮不敢辭, 今則無名, 不得受’云. 臣三請之, 終不見受. 乃乘船回向蠶頭下, 仰觀蒼崖曰: ‘當書送蒼玉岩三字, 可磨崖刊刻.’云.”

> 迎接都監啓曰: “蠶頭峯下泛舟時, 正使指石壁稍滑處曰: ‘舊名蚕頭甚好, 不須改新名. 但俺寫送蒼玉巖三字及敍事一絶, 請令該司, 依分付開刻.’ 蒼玉巖大字及四韻一首, 謄書以啓.” 傳曰: “知. 開刻事, 隨後處之.”[40]

據實錄記載, 4月19日朱之蕃・梁有年一行乘船遊覽蠶頭峯, 其間都承旨尹昉奉命呈上御帖, 朱之蕃以受之無名為由辭謝不受, 卻當船回向蠶頭峯下時, 寫送「蒼玉巖」三字及四韻一首, 更是吩咐隨行的朝鮮官員將「蒼玉巖」磨崖刊刻. 「蒼玉巖」作為丙午使行中朱之蕃唯一主動要求磨崖刊刻的刻石題字, 充分說明了當時蠶頭峯蒼玉巖勝景對朱之蕃所留印象之深及朱之蕃對於自己所書的「蒼玉巖」三字的得意之情. 雖然「蒼玉巖」刻石和拓本已經不再傳世, 但是朱之蕃為此題詩的「蒼玉巖, 漢城內外有兩蠶頭峯, 予獲遊城外者, 題其巖下, 因成一絕」的拓本被收錄於『朱

---

37) 宋英耉, 『瓢翁遺稿』 卷3, 「季譜」. “棄官歸全州庇舍, 公赴郵後, 卽欲辭歸, 而嫌於悻悻. 且詔使朱之蕃適出來, 待其回還後, 卽棄歸鄉廬.”

38) 許筠, 『惺所覆瓿稿』 卷18, 「丙午紀行」, “二十三日, 使先回中和, 余三人同叔夜及宋大同仁叟船遊極樂.”

39) 朱之蕃與宋英耉的結識始於1593年聖節使書狀館宋英耉的燕行. 1593年宋英耉在燕京期間與學子朱之蕃結識, 二人交流學問, 結下師門之緣, 與宋英耉的交流學習對朱之蕃多有助益, 最終在1595年狀元及第. 하영휘・주소현, 「朱之蕃의 朝鮮使行과 朱太史 전설」, 『조선시대사학보』 81, 2017, 222頁.

40) 『宣祖實錄』 卷198, 1606年 4月 19日條.

之蕃筆蹟帖』中得以保存，為我們考察朱之蕃朝鮮留墨的刊刻提供了寶貴資料.

此後，離開漢陽的朱之蕃4月24日途經平山玉溜泉時，在蔥秀山石上題寫了「玉溜泉聽泉仙榻」七字並作「聽泉仙榻」七絕二首，描寫蔥秀山玉溜泉絕美景色的同時歸途中的依依惜別之情也躍然紙上. 柳根在1609年伴隨明使臣熊化遊覽蔥秀山時曾詠道"別後歲四周，石上七大字"，詩註中特別解釋，蔥秀山上所刻的七大字便是丙午使行中朱之蕃所題寫的'玉溜泉聽泉仙榻',[41] 這一記錄直接印證了蔥秀山刻石的背景和內容. 5月5日義州留別之際，柳根圖示孤山隱居之勝，朱之蕃在賦詩致意，題寫扁額的同時題寫「隱屏」二字相贈. 雖然在李瀷的「朱太史孤山圖詩跋」和柳命天的「題朱熊兩天使孤山亭詩記後」中對朱之蕃題寫「霽月臺」刻石有過記載，但是沒有其他的文獻記錄和實物佐證這一說法，所以朱之蕃是否曾題寫「霽月臺」刻石仍然存疑. 此外據文獻所載，黃州・良策也曾存有朱之蕃刻石.

雖然丙午使行期間朱之蕃題寫的刻石和拓本都不再傳世， 但是根據文獻記錄推斷， 朱之蕃的朝鮮刻石中存留時間最長的可能為仙遊峯處的「砥柱」刻石. 在1899年權世圭編撰的『陽川邑誌・古蹟』中記錄道"仙遊峯一名砥柱峯，屹立江涯，與龍頭峯對峙夾流，明使朱之蕃泛舟遊於楊花渡至仙遊峯下，題砥柱二字石壁上，其左有圖章，姓名尙宛如矣."這一記錄說明直至1899年朱之蕃題寫的「砥柱」刻石仍然保存於仙游峯下，並且其左附有印記和落款.

3. 書帖

相較於扁額・刻石・碑刻，丙午使行中朱之蕃所寫的書帖記錄最為分散難尋. 即由於書帖的特殊性，傳存留世的情況十分罕見，並且書帖限於個人或家族收藏，所以相關的文獻記錄也並不多見. 所以在之前關於朱之蕃與朝鮮文人的書畫交流研究中， 朱之蕃在使行中親寫書帖贈與的情況往往被忽視. 但是由於書帖的記錄多為所受本人所載，所以其可信度和可考性都遠超其他留墨類型，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

據筆者確認，朱之蕃丙午使行中親寫書帖贈與特定對象共9例. 如上表所示，朱之蕃親寫書帖相贈的對象大都限於參與接待丙午使行朝鮮官員. 根據文獻記錄確認，丙午使行中朱之蕃最早親寫書帖贈與的是定州迎慰使黃是(1555~1626). 3月25日，朱之蕃一行到達定州，與迎慰使黃是一見欵洽，以呂祖謙「卧遊錄」・『世說新語』中的「棲逸傳」等諸書冊相贈的同時金扇題詩・親寫長牋，以致殷勤.[42] 4月10日進入漢陽之後，朱之蕃與館伴李好閔相識，受其請託題寫「彰賜亭」扁額的同時贈與「睡窩書巢」之扁，並且親書蔡元定的「睡訣」，史料筆記『癸辛雜識』及呂希哲・蘇軾・陸遊等人的絕句相贈；[43] 4月19日，朱之蕃一行遊覽蠶頭峯時韓浚謙等人相陪，臨別之際，朱之蕃作詩題扇而且親書韓浚謙之號「柳川」相贈；[44] 4月30日，回程途經車輦，朱之蕃用1582年正使黃洪憲贈與許篈之韻作「留別惺所許都監」七律二首，並且以大簇親書相贈；[45] 5月5日，行至義州，朱之蕃與使行途中始終相伴左右的遠接使柳根作別，寫「壽福康寧」四字表達自己的美好祝願，並且贈大字十幅. 此外，丙午使行中的擔任書字的白振南

41) 柳根，『西坰集』卷4，「敬次蔥秀山石上飮韻」.
42) 黃龍漢，『貞窩集』卷9，「先叔祖承政院左承旨負暄堂公碣陰記」. "差別延慰使，起居朱太史之蕃於定州，一見欵洽. 及歸以手帖卧遊錄，棲逸傳諸書及金扇題詩，幷拜帖長牋，以致殷勤焉."
43) 李好閔，『五峯集』卷8，「睡鄉枕書翁贊」.
44) 韓浚謙，『柳川遺稿』，「次朱正使題扇韻」.
45) 許筠，『惺所覆瓿稿』卷18，「紀行」.

與朱之蕃雖然沒有直接的詩文交流，但是朱之蕃親寫「玉峯書室」・「玉洞煙霞」及「武夷九曲詩」相贈，參與丙午使行的從事李志完(1575~1617)也曾收到朱之蕃親書書帖.

4. 墓碑

如果說扁額・刻石・書帖等留墨形式都有先例可循的話，那麼在使行中題寫墓碑的案例可謂絕無僅有. 因為不同於扁額・書帖等留墨形式所包含的一般文化交流意義，墓碑作為一種極度嚴肅莊重的所在，其對題字者的身份・人品・書藝都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丙午使行中朱之蕃屢次受人請託題寫墓碑，足見朱之蕃其人・其字在朝鮮備受推崇.

據筆者確認，朱之蕃所題墓碑共5例，其中尚有實物留存的有3例，「尹寬墓謁」實物現存於大田，「權擘墓謁」和「奇應世墓謁」的墓碑實物保存在京畿道高陽. 墓碑被傳人分別為尹寬(1490~1550)・許坰(1511~1548)・權擘(1520~1593)・尹斗壽(1533~1601)・奇應世(1539~1585)，而請託人分別為尹孝全(1563~1619)・李尚毅(1560~1624)・權韠(1569~1612)・尹昉(1563~1640)・奇自獻(1562~1624). 鑒於丙午使行當時請託人均是在中央任職的官員，所以以上墓碑都是朱之蕃4月10日~4月20日停留漢陽期間所題寫的.

尹寬(1490~1550)，字栗翁，號三休子，趙光祖門人，歷任忠翊府都事・軍資監判官等職. 月沙李廷龜曾受尹寬曾孫尹孝全之託作「忠翊府都事贈承政院左承旨尹公墓碣銘」，在這篇墓碣銘中記敘道，1606年任修撰的尹孝全在朱之蕃4月10日到達漢陽之後請其為父親尹寬墓謁題字，朱之蕃題石曰“忠翊府都事三休子尹寬祔恭人崔氏之墓”.[46]

許坰(1511~1548)，字重遠，1536年(中宗 31)丙申親試甲科狀元及第. 李瀷曾作「修撰許公行狀」，文中記錄道，許坰為其曾祖李尚毅之外王父，李尚毅爲撰墓誌，並且在文末特意註明墓碑題石的由來，即“後皇明學士朱之蕃奉使至國，題其墓曰殿前壯元及第許洞之墓.”[47] 考慮到李尚毅在丙午使行當時從成川府使任上秩滿還朝，許坰的墓碑題石很可能是朱之蕃停留漢陽期間，由李尚毅請託題寫的.

五位請託人中與朱之蕃文化交流最為深入的當屬權韠. 詩才卓絕的權韠曾在1606年被任命為遠接使李廷龜的製述官，負責接待顧天俊・崔廷健一行，其間與使臣多有詩文交流，明朝文人學士無不歎賞，稱左海文章必曰權氏父子.[48] 之後，1606年權韠再次被選為丙午使行遠接使柳根製述官，但因病無法前往義州迎接使臣，只能在漢陽參與接賓.[49] 4月10日朱之蕃一行到達漢陽之後，權韠即隨行左右陪同使臣出席了南別宮的下馬宴，一同遊覽了漢江・明倫堂等名跡， 並且留下了「次韻上使觀漢城迎詔歡舞塞途之作」・「次韻上使承賢王宴集于南別宮」・「次朱天使謁聖韻」・「次韻上使漢江紀遊」・「謝朱天使惠示蔥秀山所作長律」等多篇唱酬詩作. 除了詩文交流，權韠還曾

46) 李廷龜,『月沙集』卷46,「忠翊府都事贈承政院左承旨尹公墓碣銘」,“儒城之普文山，有雙阡屹然，皇朝詔使翰林學士金陵朱之蕃，題其石曰，忠翊府都事三休子尹寬祔恭人崔氏之墓.”

47) 李瀷,『星湖全集』卷67,「修撰許公行狀」.

48) 權攇,『震溟集』卷8,「習齋公碑石大字書後記」.

49) 尹拯,『明齋遺稿』卷43,「童蒙教官贈司憲府持平權公行狀」.“辛丑，華使顧天埈・崔廷健頒詔來，月沙李公廷龜爲儐，將行啓曰，自前待華使，必廣選文人爲製述官. 幼學權韠，甚有詩才，雖在布衣，名聲藉甚，請帶去，上允之……其後柳尙書根爲儐，亦請以先生自隨，先生辭以病不赴.”

請朱之蕃為其父權擘(1520~1593)墓碑題字, 朱之蕃以正楷恭敬題曰"有明朝鮮通政大夫禮曹參議知製教習齋權先生之墓", 又旁加細行十數字"大明萬曆丙午歲孟夏之吉 賜進士及第右春坊右諭德 賜一品服正使朱之蕃題", 標明了題字時間和官啣姓名.[50] 之後, 權擘之孫李尚質請李植撰寫墓謁銘, 以圖盡快入刻, 但由於種種原因直到1695年權擘墓謁才正式刻石立碑. 後孫權攇(1713~1770)曾作「習齋公碑石大字書後記」·「朱太史題習齋先祖大碑石歌」, 詳細記錄了先祖權擘的外交事蹟和此碑的成因, 稱贊朱之蕃的筆蹟"興酣落筆無青丘, 大戟霜戈森白日." 足見此墓碑在權氏一門心中分量之重.

目前, 此墓謁碑完整保存於高陽市日山區城石洞, 通過實物確認, 最終揭石之際並沒有完全按照朱之蕃題石所書, 而是將"有明朝鮮通政大夫禮曹參議知製教習齋權先生之墓"調整為"通政大夫禮曹參議習齋先生權擘之墓"進行鐫刻, 但是通過墓謁文最後所附的落款仍然可以確認此墓謁題字即為1606年丙午使行中朱之蕃所書.

奇應世(1539~1585), 字景遇, 幸州人, 官至判中樞, 謚號三綱. 不同於其他的墓碑題字, 關於此碑的題石信息在文獻中並無記載, 但是通過現存實物和拓本可以充分確認此墓碑的題字確實是丙午使行當時朱之蕃親書. 目前, 「奇應世墓謁」被完整保存於高陽市日山區星沙洞, 墓謁的正面清晰鐫刻"大明萬曆丙午歲孟夏望日 追封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奇應世之墓 追封貞敬夫人林氏附 賜進士及第欽差正使賜一品服金陵朱之蕃題".[51] 此墓謁銘最初由申熟(1537~1605)所撰, 之後奇應世之子奇自獻又加以補充, 而奇自獻在丙午使行當時正在漢陽任左議政, 據此不難推斷此墓謁正是奇自獻在朱之蕃停留漢陽期間所請託的.

50) 權攇, 『震溟集』 卷8, 「習齋公碑石大字書後記」.
51) 고양문화원 編, 『高陽金石文大觀』, 고양문화원, 1998, 234~235頁.

此外，李裕元(1814~1888)曾在『林下筆記』中記錄梧陰尹斗壽之墓在長湍府，碑石題字為朱之蕃所題，稱讚其善手可與名墓同傳.[52] 尹斗壽之子尹昉作為都承旨曾在朱之蕃停留漢陽期間參與具體接待事務，而此墓碑題石很可能是尹昉與朱之蕃交遊期間請託而得的.

Ⅳ. 朱之蕃朝鮮留墨的意義

在系統整理完朱之蕃朝鮮留墨的多種形式和龐大的文獻記錄之後，接下來將以詩文唱酬為中心，詳細分析朱之蕃留墨所蘊含的文化傳統及在此基礎上構築的韓・中文化交流空間和展開的'書藝外交'的樣相.

首先，在丙午使行期間朱之蕃所題寫的30處扁額中，自命名(或改名)且題寫的有「錦香亭」・「小蓬壺」・「月波樓」・「飛雲仙舫」・「山雨樓」・「皆春亭」・「壯獻完節」・「納翠亭」等8處，而刻石8例俱為朱之蕃命名題寫，這充分反映出朱之蕃為代表的明朝使臣對朝鮮秀美山水的喜愛之深及命名題額的文化傳統. 魚叔權(？~？)在『稗官雜記』中論及朝鮮與中國題額刻石的不同風俗，"東國不好事，雖名山勝地，未嘗有題名記焉"，與之相反的是"中國喜文雅，凡碑記題名之類，必作閣以護風雨莓苔"且"中國重題額，必求於縉紳之有才望者". 雖只有寥寥數字，但是通過這一記錄可以充分確認朝・中對於命名題額截然不同的態度. 更為重要的是，明朝使臣在朝鮮使行期間命名題額的文化傳統也由來已久. 1402年明使端木智到訪朝鮮時，在鳳山客館登一樓，愛其四山拱翠，遂命名為「環翠樓」.[53] 1488

52) 李裕元，『林下筆記』 卷29，「春明逸史・天使題碑」，"梧陰尹公之墓，在於長湍府. 余嘗歷謁，果是天設大地，留待賢者之藏也……碑石題字，即朱之藩書，而善手可與名墓同傳也."

年明使董越途徑聰秀山以其峯巒之蒼翠如青蔥, 改名為蔥秀山.[54] 而1536年丙申使行中龔用卿和吳希孟龔更是醉心於朝鮮山川之秀, 不覺發興吟賞, 凡所歷川嶺池亭, 動輒命名或易改名並題額揭之.[55] 朝鮮文人向朱之藩請託題額是出於"無忘角弓, 封植美材"之意, 而朱之藩等在使行中留下大量的命名題額則是出於中國文人於名山勝地命名題額的文化傳統.

其次, 如上所述, 以朱之藩為代表的明使臣於使行期間的所書題額・題石往往會構築成為朝・中文人詩文唱酬的文化交流空間. 從建築(石壁)的基本屬性層面看, 題額或題石對並沒有改變或完善建築的物理屬性和用途, 但是從建築(石壁)的文化屬性層面看, 題額或題石的意義重大. 即題額或題石賦予了建築(石壁)文化屬性和人文信息, 在建築(石壁)的物理用途的基礎上附加了文化價值, 構築成為朝・中文人詩文唱酬的文化交流空間.

李好閔於1606年4月10日經請託得到正使朱之蕃親書的「彰賜亭」扁額・題詩及副使梁有年的題詩, 此後熊化・柳根・李恒福・李德馨・李睟光・全湜・李廷龜・李安訥等中朝文人先後題詩作序, 最終在1620年李好閔將18年間所集'彰賜亭'題詩輯為「彰賜亭詩帖」三冊, 完成了'彰賜亭'朝・中文化交流空間的構築. 如果說'彰賜亭'是私人屬性文化交流空間的代表, 那麼'明倫堂'就是官方屬性文化交流空間的典範.

> 右承旨宋駿以成均館言啓曰: "明倫堂之役, 幸得粗完, 而三字扁額, 廣求寫出, 則皆未愜意. 詔使臨到, 方爲渴悶之際, 側聞詔使筆法甚妙, 途中揮灑, 不以爲憚云. 故臣等共議, 通書于遠接使, 使之觀便稟請, 則欣然寫給, 卽日持來. 庶可及期鐫刻, 以耀詔使謁聖時觀瞻, 而第慮模刻之際, 一或失眞, 則殊爲未安. 此非刻手之精妙者, 莫能爲也. 且日期甚迫, 本館材料已竭, 號令難便. 送于都監, 極擇良手, 一依詔使分付模樣, 一二日內, 刻完懸揭何如? 右三字大額及小字二紙, 竝爲入啓." 傳曰: "允."[56]

1606年4月因水災而受損的明倫堂剛剛完工, 而其扁額雖然廣泛征集但是都未能如意. 正在此時, 右承旨宋駿聽聞正書朱之藩'筆法深妙', 所以通過遠接使請朱之藩書此扁額, 收到朱之藩親書的附有小字落款的'明倫堂'扁額之後, 立即送到都監處, 擇良手入刻. 最終, 趕在4月12日之前「明倫堂」扁額完工. 4月12日, 朱之蕃・梁有年與崔笠・柳根・李好閔・洪履祥・黃汝一等朝鮮文人共登明倫堂. 作為自高麗末期起講授儒學的講堂, 明倫堂在朝鮮儒學者心中地位超然, 而到訪朝鮮的明朝使臣往往沒有將成均館的「明倫堂」作為必經的行程之一. 但是丙午使行中朱之藩不僅到訪明倫堂, 而且親書「十二日謁聖後登明倫堂, 廷見六館諸士」七律一首, 隨行的朝鮮文人也紛紛次韻唱酬, 如同知中樞府事崔岦作「次正使明倫堂韻」, 遠接使柳根作「敬次正使聖廟展謁登明倫堂詩韻」, 館伴柳根「敬次正使聖廟展謁登明倫堂詩韻」, 戶曹參判洪履祥作「次正使朱翰林明倫堂韻」, 權韠作「次朱天使謁聖韻」, 成均館典籍黃汝一作「次上天使朱之蕃」. 從這一層面來看, 朱之藩親題的扁額, 賦予了重修的明倫堂特殊的文化交流意義, 將原本不在明朝使臣必經行程之中的明倫堂構築成為全新的朝・中文人文化交流空間. 此外經朱之藩命名題額的

---

53) 李荇等,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 卷41, "大明端木智, 建文四年奉使來登, 愛其四山拱翠, 遂命名而賦詩."
54) 朴思浩, 『心田稿』, 戊子十月二十九日條.
55) 魚叔權, 『稗官雜記・四』, "龔太史用卿吳黃門希孟, 皆風流文雅. 覽本國山川之秀, 不覺發興, 至於下轎吟賞, 凡所歷川嶺池亭, 輒名之或易其舊號, 仍寫額以揭之."
56) 『宣祖實錄』 卷198, 1606年 4月 9日條.

「山雨樓」・「皆春亭」也都成為17~18世紀兩國文人新的文化交流空間.

朱之藩的朝鮮留墨不僅在文化傳統的傳播和文化交流空間的構築等方面有重要的意義, 並且在政治外交層面也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韓國學者金弘大曾詳細論述美術及書畫等在表達友好態度・展現國家威嚴・確保本國利益・達到政治目的等各個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57] 具體到書藝領域, 書者將題額・題石化作外交手段, 通過題額的摸刻・刊行表明使行中自身的政治立場, 傳遞所代表國家的政治主張, 即所謂的'書藝外交'.

丙午使行中, 朱之藩的朝鮮留墨大都是出於與朝鮮文人之間文化交流和深厚情誼的請託之作, 由私人摸刻或保存, 但也有一部分留墨是在朱之藩本人強烈要求下進行官方正式摸刻後公開懸掛的, 「慕華館」・「迎恩門」即為這類墨蹟的典型代表.

朝鮮初期, 出於'事大外交'的對明政策建立了慕華館和迎恩門. 1407年太宗仿松都延賓館, 新構慕華樓於西門之外, 1430年世宗改之為'慕華館', 其旁建紅箭門迎使臣, 名之為'迎詔門'. 1539年明使臣薛延寵來訪後, 正式改為'迎恩門'.[58] 1606年丙午使行之際, 正逢遭受壬辰戰亂的迎恩門重修完成, 於是朱之藩離開漢陽返回途中親書「迎恩門」扁額二件和「慕華館」扁額, 鄭重囑咐遠接使柳根擇其精者刊刻, 並待館宇重修之後懸掛.[59] 由於「慕華館」・「迎恩門」命名源於朝鮮時期的'事大主義'和'尊周大義', 其本身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而朱之藩通過親書扁額並要求將扁額官方摸刻後公開懸掛的方式, 表明自身作為明朝使臣宣揚朝鮮受明朝恩澤和教化的政治立場, 達到'書藝外交'的目的.

此外, 朱之藩歸途中還特意參拜了供奉兵部尚書石星・提督李如松・左協將楊元・中協將李如栢等明朝將領的的武烈祠, 親書扁額'壯猷完節'四大字及"義胆忠肝 氣作山河雄萬里, 威容德範 思深劍履奠三韓"楹聯一副. 李義鳳曾在『北轅錄』中記錄過1760年途經武烈祠所見, "由靜海門入武烈祠, 額於楣曰壯猷完節, 扁左右楹曰義膽忠肝氣作山河雄萬里, 威容德範思深劍履奠三韓, 又以小楷書於傍曰友人朱之蕃題贈."[60] 目前「壯猷完節」及楹聯拓本完整保存於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內, 其落款處以小楷書有"萬曆丙午仲夏朔日 欽差正使右諭德朱之蕃題", 明確了這一題額的書寫時間和背景. 武烈祠起初是1593年為紀念主張派兵朝鮮的兵部尚書石星而建, 之後追享李如松・楊元・李如栢・張世爵・駱尚志等明朝將領, 而朱之藩參拜武烈祠並親題扁額, 更是政治意味明顯. '壯猷完節'四字扁額概括了武烈祠供奉明朝將領的宏大謀略和完美節操, 十一字楹聯更是高度評價了壬辰倭亂中明朝官兵的忠義之舉和卓越功績. 此扁額和楹聯不僅表達書者的敬仰崇拜之情, 更是強調戰爭中明朝將領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達到銘記'再造之恩'的政治目的.

57) 김홍대, 「외교와 미술: 『조선왕조실록』에 기록된 대명외교 관련 자료를 중심으로」, 『미술사논단』 45, 한국미술연구소, 2017, 79~99頁.
58) 김세민, 「迎恩門, 慕華館의 건립과 獨立門, 獨立館으로의 변천 서울과 역사」, 『서울과 역사』 82, 2012, 165頁.
59) 『宣祖實錄』 卷200, 1606年 6月 3日條.
60) 李義鳳, 『北轅錄』 卷1, 1760年 11月 11日條.

V. 餘 論

1605年11月14日, 明神宗皇長孫朱由校出生, 1606年2月明神宗命為翰林修撰朱之蕃, 禮科左給事梁有年為正・副使出使朝鮮. 此次使行中, 朱之蕃與李好閔・柳根・許筠等眾多朝鮮文人以文結緣, 賦詩贈答,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書藝交流. 朱之蕃作為明清年間朝鮮留墨最多使臣, 不僅留墨形式多樣, 更為重要的是每處墨跡的背後都蘊含的豐富的人文信息, 向我們展現了明朝使臣的獨具一格的'書藝外交'樣相.

本文從朱之蕃朝鮮留墨的生成機緣・文獻記錄・鑒賞流傳・受容影響等角度考察了其與朝鮮文人的書藝交流, 系統整理文獻記錄中所載的墨跡, 以'文圖學'的研究方法和文獻資料與實物考察相結合的方式, 通過'朝鮮留墨'這一角度還原朱之蕃丙午使行期間的交遊軌跡和交遊網絡, 究明使行期間'書藝外交'的價值和意義.

作為朝鮮留墨最多的使臣, 朱之蕃與朝鮮文人的書藝交流在兩國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與館伴李好閔的書藝交遊可謂最具代表性的. 朱之蕃與李好閔雖然僅僅相交十日, 但是交遊過程中, 題額・贈帖等特別的交流方式意義重大. 4月11日朱之蕃一行進入漢陽的下馬宴上與李好閔相識, 李好閔請其為彰賜亭題額, 朱之蕃欣然題額作詩相贈. 之後, 梁有年・熊化・柳根・李恒福・李德馨・李睟光・全湜・李廷龜・李安訥等中朝文人先後以「彰賜亭」為對象題詩作序, 由朱之蕃題額所構築的「彰賜亭」這一文化交流空間見證了李好閔與顧天峻・崔延健・朱之蕃・梁有年・熊化等明朝使臣的交遊經歷和深厚情誼. 此外在朱之蕃停留在太平館期間得知李好閔之子李景陸生病, 將自己攜帶入朝鮮的親書刻帖當作慰問禮物相贈. 這一舉動體現了朱之蕃與李好閔建立的深厚友情的同時在朱之蕃刻帖不傳的情況下, 此帖對於考察朱之蕃小楷的藝術特徵有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

在丙午使行中, 朱之蕃或受朝鮮使臣所托題寫扁額, 或以題字・書額酬贈朋友, 抑或是受王命親書. 據筆者確認, 在現存的文獻記錄中, 朱之蕃是朝鮮留墨最為豐富的明清使臣. 這主要體現在一下三點：首先, 文獻記錄龐大. 丙午使行朱之蕃的留墨的直接記錄共54處, 傳存至今的有16件, 這一數據在出使朝鮮的明清使臣中首屈一指. 其次, 留墨形式多樣. 一般使臣墨蹟多以書帖的方式留存, 而朱之蕃留墨包含扁額・刻石・書帖・碑刻等多種形式. 最後, 書藝詩文共傳. 從文獻記錄中不難發現, 朱之蕃的題額・刻石往往與詩文唱酬相結合, 或是通過後人的題詩而流傳, 書藝・詩文相得益彰, 可謂'書因詩傳, 詩以書顯'. 這種書・文相結合的多元文化交流方式作為'書藝外交'的典範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史意義.

最後, 朱之蕃的朝鮮留墨充分反映出朱之蕃為代表的明朝使臣對朝鮮秀美山水的喜愛之深及中中國文人於名山勝地命名題額的文化傳統. 聯繫到17世紀之後朝鮮士大夫的題額・刻石增加明顯, 這或許與明使臣來朝多有命名題額有一定關聯. 朱之藩題額・題石賦予了建築(石壁)文化屬性和人文信息, 構築成為朝・中文人詩文唱酬的文化交流空間. 此外, 朱之蕃的朝鮮留墨在政治外交層面也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書者將題額・題石化作外交手段, 通過題額的摸刻・刊行表明使行中自身的政治立場, 傳遞所代表國家的政治主張, 即所謂的'書藝外交'.

伴隨頻繁的韓・中文化交流, 學界對於『皇華集』等朝中詩文合集研究成果豐碩, 相較之下對於朝鮮文人與明朝使臣書藝・繪畫等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筆者就朝鮮留墨數量最多的朱之蕃留墨進行了考察, 希望以此為契機, 日後學界可以在明・清使臣朝鮮留墨的系統梳理和實物考證方面取得更多的學術成果.

〈參考文獻〉

許筠,『惺所覆瓿稿』, 成均館大學校東方文化研究院, 1961.
李廷龜,『月沙集』, 韓國文集叢刊 70,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88.
鄭澔,『丈巖先生集』, 韓國文集叢刊 157,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5.
韓浚謙,『柳川遺稿』, 韓國文集叢刊 62,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6.
李好閔,『五峯集』, 韓國文集叢刊 59,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6.
崔岦,『簡易集』, 韓國文集叢刊 49,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6.
鄭經世,『愚伏集』, 韓國文集叢刊 68,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6.
宋英耉, 宋炳赫 譯,『瓢翁遺稿』, 진천송씨 우산종중, 2012.
成海應,『研經齋全集 VI』, 韓國文集叢刊 278, 民族文化推進會, 2001.
申緯,『警修堂全藁』, 韓國文集叢刊 291, 民族文化推進會, 2002.
柳根,『西坰集』, 韓國文集叢刊 57,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6.
黃龍漢,『貞窩集』, 韓國文集叢刊續 100, 韓國古典飜譯院, 2010.
李瀷,『星湖全集』, 韓國文集叢刊 200,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7.
權攇,『震溟集』, 韓國文集叢刊續 80, 韓國古典飜譯院, 2009.
尹拯,『明齋遺稿』, 韓國文集叢刊 136, 民族文化推進會, 1994.

臺灣商務印書館 編,『文淵閣御定四庫全書』(影印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고양문화원 編,『高陽金石文大觀』, 고양문화원, 1998.
李荇,『新增東國輿地勝覽』, 亞細亞文化社, 1974.

김홍대,「朱之蕃의 丙午使行(1606)과 그의 서화 연구」,『온지논총』 11, 온지학회, 2004.
김홍대,「외교와 미술:『조선왕조실록』에 기록된 대명외교 관련 자료를 중심으로」,『미술사논단』 45, 한국미술연구소, 2017.
유미나,「朝鮮 中期 吳派畫風의 전래」,『미술사학연구』 245, 한국미술사학회, 2005.
신영주,「朱之蕃의 조선 사행과 문예교류에 관한 일고」,『한문학보』 16, 우리한문학회, 2007.
노경희,「17세기초 문관출신 明使 接伴과 韓中 문학교류」,『한국한문학연구』 42, 한국한문학회, 2008.
정생화,「朱之蕃의 문학활동과 한중 문화 교류」, 서울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0.
하영삼,「117世纪初的中韓文字學交流：朝鮮版朱之蕃≪玉堂釐正字義韻律海篇心鏡≫簡介」,『한자연구』 13, 경성대학교 한국한자연구, 2015.
하영휘・주소현,「朱之蕃의 朝鮮使行과 朱太史 전설」,『조선시대사학보』 81, 2017.
우림걸・왕보하,「명나라 사신들의 조선 사행과 조선 문인들과의 교류: 龔用卿, 朱之蕃을 중심으로」,『東方

漢文學』52, 2012.
王國良,「한국 문집에서 나타나는 조선 관원과 명 사신 간의 창화(唱和) 작품 소고－申叔舟・成三問・蘇世讓・柳根 4인의 문집을 중심으로－」,『민족문화연구』61, 고려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원, 2013.
류창진,「16~17세기 중국의 대(對) 조선 사행록(使行錄)에 투영된 한・중 상호인식의 변용과 기억－공용경(龔用卿)의 ≪使朝鮮錄≫과 주지번(朱之蕃)의 ≪奉使朝鮮稿≫를 중심으로－」,『중국인문과』70, 중국인문학, 2018.
권영애,「朝鮮時代 扁額과 柱聯 硏究:－宮闕・寺刹・書院을 中心으로－」, 경기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07.
左江,「許筠與明人的書畫交流」,『域外漢籍硏究』16, 2018.
衣若芬,「文圖學－동양 고전학 연구의 새로운 시각」,『대동문화연구』102, 성균관대학교 대동문화연구원, 2018.

* 이 논문은 2021년 8월 27일에 투고되어,
2021년 9월 15일에 심사위원을 확정하고,
2021년 10월 4일까지 심사하고,
2021년 10월 7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

[附錄] 朱之蕃朝鮮留墨記錄一覽表

類型	內容	贈與人	記錄	丙午使行中相關詩文
扁額	控江亭		同濟到控江亭 …… 亭古稱碧波, 龔天使改今名 …… 亭乃龔之所號, 而朱之蕃所書也. 金中淸,『朝天錄』, 甲寅五月.	「控江亭 在大定江上」 「敬次正使控江亭韻」 「敬次副使控江亭韻」
	錦香亭		至肅川寓弄月軒 …… 與上使話語及, 上使出示荷谷日錄, 乃謂魏公號之, 汝受書之其軒, 則錦香亭朱之蕃筆也. 金中淸,『朝天錄』, 甲寅五月.	「肅寧館中有亭未名, 以其前有荷池房, 遂命之曰錦香, 並題四韻」 「敬次正使肅寧館韻」
	小蓬壺		菡萏亭, 朱學士改以小蓬壺. 丙午春, 余以儐儷隨塵, 親見揮洒之時, 感舊有作. 趙希逸,『竹陰集』卷7.	「肅寧館池上小亭舊名菡萏, 予易之曰小蓬壺」
	生陽館		過生陽館有感, 扁額朱翰林之蕃筆也. 李民宬,『敬亭集』卷6.	「生陽館」 「敬次正使生陽館韻」 「平壤路上, 用朱天使生陽館韻」
	太虛樓		上勅登館舍之東太虛樓, 遍覽前後勅使題咏, 指朱之蕃所題太虛樓三字, 謂任譯曰, 是明朝人朱之蕃耶? 對曰, 然矣. 『日省錄』, 1786年8月25日 條.	「太虛樓和海嶽翁韻」 「敬次正使太虛樓韻」
	月波樓		直登月波樓, 樓在南城女墻上, 一名昇仙樓, 朱蘭嵎手書月波樓以改之. 洪敬謨,『冠巖全書』冊16,「西征記」.	無
	壯猷完節		由靜海門入武烈祠, 額於楣曰壯猷完節, 扁左右楹曰義膽忠肝氣作山河雄萬里, 威容德範思深劍履奠三韓, 又以小楷書於傍曰友人朱之蕃題贈. 李義鳳,『冠巖全書』冊16,「西征記」.	無
	飛雲仙舫		是日, 歷觀井田遺址, 仍泛大同, 命名畫船曰飛雲仙舫, 故篇中及之. 柳根,『西坰集』卷4,「敬次正使飛雲仙舫詩韻」.	「大同江新船, 題之以飛雲仙舫」 「敬次正使飛雲仙舫詩韻」
	劒水館		劒水館, 見朱天使書額. 申濡,『竹堂集』卷5.	「曉赴劍水」 「午發劍水」 「敬次正使曉赴劍水韻二首」 「劍水次朱天使韻」
	枕雲亭	申鑑	朱詔使之蕃, 丙午春出來時, 舍弟爲鳳山守, 沿路供接. 朱書枕雲亭三字與之, 及舍弟解原州綬, 來寓余黔浦莊舍, 構草堂二間於舍之隙地, 以枕雲亭帖之壁上. 申欽,『象村稿』卷6.	無
	彰賜亭	李好閔	公嘗以所得於皇朝之恩錫者, 而買地於豐壤, 築小亭, 名曰彰賜. 華使顧天埈所命, 而朱之蕃書額者也. 李埈,「有明朝鮮國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聖功臣輔國崇祿大夫延陵府院君兼判義禁府事禮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總府都總管贈諡文僖公李公墓誌銘幷序」	「彰賜亭 為領中樞府李五峯題」 「次正使朱蘭嵎韻幷小序」 「次副使梁惺翁彰賜亭韻 幷小序」

類型	內容	贈與人	記錄	丙午使行中相關詩文
	睡窩書巢	李好閔	僕嘗自號睡翁, 名其室曰睡窩書巢, 巢具藉之枕之之義, 蘭嵎朱太史書其扁. 李好閔,『五峯集』卷8,「睡鄉枕書翁贊 幷序」.	「和答李五峯樞相贈別韻」 「五峯館伴再和別詩依韻仍答」
	明倫堂		臣等共議, 通書于遠接使, 使之觀便稟請, 則欣然寫給, 卽日持來. 『宣祖實錄』卷198, 1606年 4月 9日條.	「十二日謁聖後登明倫堂廷見六館諸士」 「次正使明倫堂韻」 「敬次正使聖廟展謁登明倫堂詩韻」 「次正使朱蘭嵎明倫堂韻」 「次正使朱翰林明倫堂韻」 「次上天使朱之蕃韻」 「次朱天使謁聖韻」
	狎鷗亭	柳永慶	我東狎鷗亭, 本上黨君別業, 朱之蕃書亭額. 華使頻年來遊, 李月沙崔簡易諸公唱和, 韓石峯書之, 積成卷軸, 傳之美事. 金進洙,『碧蘆集』卷2,「狎歐亭下」.	「狎鷗亭為領議政柳春湖賦」 「次正使韻, 狎鷗亭與主人者也」 「次副使狎鷗亭韻」
	山雨樓		萬曆丙午孟夏中旬予奉使命延佇斯樓, 旦晚登眺, 山色照人, 雨後倍爽, 名以山雨. 朱之蕃,『奉使朝鮮稿』.	「萬曆丙午孟夏中旬予奉使命延佇斯樓, 旦晚登眺山色照人雨後倍爽, 名以山雨, 見潤物之功, 仰同福澤覆露之感, 篤切東邦六爵, 並題二韻」 「次正使山雨樓韻」
	皆春亭		落款 : 江左朱之蕃書 印記 : 之蕃 乙未狀元	「皆春亭, 既已名亭, 不可無述, 因賦此篇」 「敬次正使皆春亭韻」 「次正使題皆春亭韻」
	龍津別墅	李德馨	朱公來頒誕皇孫詔, 曾聞公聲名, 至是 一見傾倒, 同遊漢江 …… 又書贈龍津別墅扁額. 『漢陰文稿・附錄』卷2,「年譜下」	「贈漢陰李中樞」
	知足堂	朴明榑	公嘗以知足名其堂, 天使朱太史之蕃爲之書其額. 郭鍾錫,『俛宇集』卷147,「嘉義大夫行禮曹參判同知禁義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世子左賓客知足堂先生朴公神道碑」.	無
	忠孝堂	尹根壽	皇明萬曆三十四年, 朱先生耳孫學士之蕃, 奉使來吾東, 詣梧陰尹相國舊宅, 書忠孝堂三大字於正寢之壁. 柳重敎,『省齋集』卷39,「書朱學士忠孝堂三大字後」.	無
	雲莊稼隱	趙廷堅	進士趙廷堅 …… 與朱之蕃生同年月日, 時之蕃書廷堅堂號曰雲莊稼隱. 李肯翊,『燃藜室記述』卷15,「宣祖朝故事本末」.	「贈趙察訪公直, 與於同戊午生乙未首舉」
	迎恩門	柳根	正使迎恩門扁額二件, 使之揀擇刻之. 又書慕華館扁額, 館宇修完之後, 刊刻懸之云. 『宣祖實錄』卷200, 1606年 6月 3日條. 落款 : 欽差正使金陵朱之蕃書	「賢王郊餞于慕華館, 望遠為別寄此志感」

類型	內容	贈與人	記錄	丙午使行中相關詩文
	慕華館	柳根	正使迎恩門扁額二件, 使之揀擇刻之. 又書慕華館扁額, 館宇修完之後, 刊刻懸之云. 『宣祖實錄』卷200, 1606年 6月 3日條.	「賢王郊餞于慕華館, 望遠為別寄此志感」
	文成公廟		安文成公廟：在紹修書院, 廟額明太史朱之蕃之筆, 明宗賜額. 安廷球,『梓鄉誌』,「順興誌・祠廟」.	無
	文會書院		文會書院在白川治內, 舊有書院, 宣廟御書賜額曰文會. 回祿于壬辰之變, 亂定重修, 乞頒舊額時, 適朱詔使之蕃在館, 宣廟命該曹求其筆以賜焉. 李珥,『栗谷全書』卷34,「院享錄」.	無
	湖山勝集	柳根	落款：朱之蕃為西坰詞丈 印記：之蕃 乙未	「西坰老丈圖示孤山隱居之勝, 為賦長歌兼致別意並祈和教以慰離懷」 「敬次正使孤山隱居圖韻 不佞於孤山有小築. 圖示其湖山之勝. 故正使有此詩」
	永思亭	韓浚謙	次永思亭韻 亭在南原金岸. 安處順爲望先塋而建. 天使朱之蕃書其額. 金麟厚,『河西全書』卷5. 落款：中書舍人朱南村書 印記：南村 朱之蕃章	無
	納翠亭		連岡松翠迴紛紛, 都護雄州稍可分. 亭廢尙傳朱太史, 城高云自李將軍. 蔡濟恭,『樊巖集』卷13,「定州路中」.	「納翠亭」 「納翠軒, 又次上天使韻」
	第一江山		扁楣有第一江山四字, 又柱聯有曰, 長城一面溶溶水, 大野東頭點點山. 是朱使之蕃筆. 『薊山紀程』十一月初一日條.	「練光亭」
	望慕堂		落款：朱之蕃書 印記：朱之蕃印 乙未狀元	無
	豐沛之館			無
刻石	蒼玉巖		迎接都監啓曰:“蠶頭峯下泛舟時, 正使指石壁稍滑處曰: ‘舊名蚕頭甚好, 不須改新名. 但俺寫送蒼玉巖三字及敍事一絶, 請令該司, 依分付開刻.’ 蒼玉巖大字及四韻一首, 謄書以啓.” 傳曰:“知. 開刻事, 隨後處之.” 『宣祖實錄』卷198, 1606年4月19日條.	「蒼玉巖 漢城內外有兩蠶頭峯, 予獲遊城外者, 題其巖下, 因成一絕」 「敬次正使漢城內外有兩蠶頭峯詩韻」 「敬次正使蒼玉巖韻」
	集勝		見中流塊石, 龜伏露頂, 頂鐫二大字, 苔缺蘚蝕, 刺櫓其下, 手捫讀之, 其文曰集勝, 土人從遊者曰明朱之蕃筆也. 徐有榘,『楓石全集』,「芙蓉江集勝詩序」.	無
	砥柱		至仙游峯, 敬山同臺山集所載朱蘭嵎砥柱二字. 問諸漁師, 移舟而得之, 宛然可辨. 韓章錫,『眉山集』,「歸路, 敬山同舟至楊花渡爲別, 追賦前韻」.	「仙遊峯」
	玉溜泉 聽泉仙榻		玉溜泉聽泉仙榻, 朱學士筆. 柳根,『西坰集』卷4,「敬次蔥秀山石上飲韻」.	「聽泉仙榻」 「敬次正使聽泉仙榻韻」

類型	內容	贈與人	記錄	丙午使行中相關詩文
	隱屏	柳根	亭右北流之川, 亦削壁臨, 其上刻朱天使之蕃筆隱屏二字. 吳瑗,『月谷集』卷10,「湖左日記」. 皇朝詔使朱之蕃東來時, 遣畫工移摹以看, 寫隱屏二字以刻厓. 成海應,『硏經齋全集・外集』卷64,「名塢志」.	「西坰老丈圖示孤山隱居之勝, 為賦長歌兼致別意並祈和教以慰離懷」 「敬次正使孤山隱居圖韻 不佞於孤山有小築. 圖示其湖山之勝. 故正使有此詩」
	霽月臺	柳根	孤山亭在今槐山縣, 翠壁澄江, 爲湖西佳境. 其石崖上猶有隱屏巖霽月臺大字刻, 亦太史筆也. 李瀷,『星湖全集』卷56,「朱太史孤山圖詩跋」. 丙午儐朱使, 己酉儐熊使, 圖示孤山形勝, 倩得兩爺詠歌之辭, 且要朱內翰隱屏巖霽月臺六大字, 刻于巖石上. 柳命天,『退堂集』卷5,「題朱熊兩天使孤山亭詩記後」.	「西坰老丈圖示孤山隱居之勝, 為賦長歌兼致別意並祈和教以慰離懷」 「敬次正使孤山隱居圖韻 不佞於孤山有小築. 圖示其湖山之勝. 故正使有此詩」
	黃岡赤壁		樓下絶壁, 刻黃岡赤壁四字, 字大如掌, 天使朱之蕃書也. 金昌業,『燕行日記』卷9, 三月二十五日條.	無
	第一溪山		石壁有第一溪山四字, 傳稱朱天使之蕃筆. 洪良浩,『耳溪集』卷7,「聽流堂杜鵑滿山, 登天淵亭觀舞」.	無
書帖	長詩	許筠	夕, 上使用黃葵陽贈亡兄韻詩, 作二長律, 書爲大簇以給. 許筠,『惺所覆瓿藁』,「丙午紀行」.	「留別惺所許都監」
	題詩	黃是	差別延慰使, 起居朱太史之蕃於定州, 一見欵洽. 及歸以手帖卧遊錄, 棲逸傳諸書及金扇題詩, 幷拜帖長牋. 黃龍漢,『貞窩集』卷9,「先叔祖承政院左承旨負暄堂公碣陰記」.	無
	玉峯書室玉洞煙霞武夷九曲詩	白振南	丙午朱詔使之蕃之來, 館伴柳公根擧公爲白衣從事, 詔使文章書藝名天下, 討公筆蹟, 輒稱絶奇, 藏弆爲寶. 詔使亦寫玉峯書室・玉洞煙霞八大字及武夷九曲詩以贈之. 鄭澔,『丈巖集』卷17,「松湖白公墓碣銘幷序」.	無
	不詳	李廷龜	況蒙辱惠詩扇寶唾諸件墨妙, 拜賜以來 如獲拱璧, 朝夕誦玩, 德音不昧. 謹當欽對几案, 永爲傳家之寶. 李廷龜,『月沙集』卷11,「次正使詩扇韻」.	無
	不詳	李志完	萬曆使臣朱太史, 虬松數字我家珍. 摩挲自有匪風感, 君豈尋常乞帖人. 李象辰,『下枝遺集』卷1,「挽李志彥」.	無
	詩文	李好閔	又用另幅書蔡西山睡訣及癸辛雜識, 呂榮公, 蘇子瞻, 陸放翁絶句. 李好閔,『五峯集』卷8,「睡鄉枕書翁贊 幷序」.	無
	柳川	韓浚謙	重蒙辱惠詩篇, 幷揭留柳川二大字, 不勝感兢. 韓浚謙,『柳川遺稿』,「次朱正使題扇韻幷小序」.	「和韓柳川送別」
	壽福康寧	柳根	根曰: "若致意書之, 則好矣. 至義州, 寫壽福康寧四字, 送于臣行, 大槪有才者也." 『宣祖實錄』卷202, 1606年8月6日條.	「至義州留別西坰相國一律」

類型	內容	贈與人	記錄	丙午使行中相關詩文
墓碑	大字十幅	柳根	正使曾出象牙・棕木等筆管, 要束筆, 臨行, 與臣十枝, 大字十幅, 千古最盛一帖, 筆十管, 幷爲入啓. 『宣祖實錄』卷200, 1606年6月3日條.	「至義州留別西坰相國一律」
	尹寬墓謁		皇朝詔使翰林學士金陵朱之蕃, 題其石曰, 忠翊府都事三休子尹寬祔恭人崔氏之墓. 李廷龜,『月沙集』卷46,「忠翊府都事贈承政院左承旨尹公墓碣銘幷序」.	尹寬(1490~1550)
	殿前壯元及第許泂之墓		後皇明學士朱之蕃奉使至國, 題其墓曰殿前壯元及第許泂之墓. 李瀷,『星湖全集』卷67,「修撰許公行狀」.	許坰(1511~1548)
	權擘墓謁		朱天使之蕃書之碑曰, 有明朝鮮通政大夫禮曹參議知製教習齋權先生之墓, 又旁加細行十數字. 權攇,『震溟集』卷8,「習齋公碑石大字書後記」.	權擘(1520~1593)
	不詳		梧陰尹公之墓, 在於長湍府. 余嘗歷謁, 果是天設大地, 留待賢者之藏也 …… 碑石題字, 即朱之藩書, 而善手可與名墓同傳也. 李裕元,『林下筆記』卷12.	尹斗壽(1533~1601)
	奇應世墓謁		大明萬曆丙午歲孟夏望日 追封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春秋館觀象監事世子師奇應世之墓 追封貞敬夫人林氏附 賜進士及第欽差正使賜一品服金陵朱之蕃題	奇應世(1539~1585)

▌Abstract ▌

Analysis on the Korean Literature of the Minister Zhu Zhifan in Ming Dynasty

－Centered on the Actions of the Envoy of Bingwu

Wang, Yanan*

In February 1606, Emperor Ming ordered the scholar Zhu Zhifan and Liang Younian, who was the deputy chief of etiquette department, has been served as the deputy envoy to Korea. During the mission, Zhu Zhifan, Li Haomin, Liu Gen, Xu Feng and many other Korean literati have formed nice relations through poems. As the envoys who left the most literature in Korea, the exchanges between Zhu Zhifan and Korean literat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course of his friendship with Li Haomin, Zhu Zhifan wrote an inscription for the Zhangci pavilion and gave a copy of the book he brought to Korea as a friendship gift.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cords, Zhu Zhifan is the most abundant Korean envoy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diverse document records, various forms of retention, calligraphy, poetry and prose transmission. In other words, Zhu Zhifan's inscription and stone carving are often combined with poems and songs, or broadcast through rhythms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 calligraphy and poem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it can be said that "books are transmitted by poems, and poems are revealed by books". As a model of "foreign exchange of book art", this kind of multi-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de combining book and tex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ultural history. Finally, Zhu Zhifan's literatures in Korea have fully reflecte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ti in famous mountains and resorts. The inks enshrine buildings (stone walls) with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humanistic information, thus creating a cultural exchange space for Korean and Chinese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poetry and prose. In addition, Zhu Zhfan's Korean literature also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he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level. The author uses the title as diplomatic means to express his political stance and convey the political views of the country he represents through the inscription and publication, which is called "calligraphic diplomacy".

[Keywords] Zhu Zhifan, the envoy of Bingwu, calligraphy diplomacy, plaque, cultural exchange

* Korea University